



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理论译库
北京市科技创新平台项目
俄罗斯叶利钦基金会资助项目

总主编 刘利民 主编 杜桂枝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овое о ег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м,
лексическом и смысловом строе

Н.Ю.Шведова

俄语新论： 语法·词汇·意义（上）

〔俄〕Н.Ю.什维多娃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овое о ег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м,
лексическом и смысловом строе

俄语新论：
语法·词汇·意义（上）

〔俄〕Н.Ю.什维多娃 著
宁琦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1-19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语新论:语法·词汇·意义(上)/(俄)什维多娃(Shvedova, N.Y.)著;宁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理论译库)

ISBN 978-7-301-18602-2

I. 俄… II. ①什…②宁… III. 俄语—研究 IV. H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0965号

Н.Ю.ШВЕДО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овое о ег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м, лексическом и смысловом строе)

© Н.Ю.Шведова, 2005

©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5

书 名: 俄语新论:语法·词汇·意义(上)

著作责任者:[俄]Н. Ю.什维多娃 著 宁 琦 译

组稿编辑:张 冰

责任编辑:李 哲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602-2/H·277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河北滦县鑫华书刊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0.5印张 357千字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总 序

俄语语言学理论研究在世界语言学中一直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从18世纪的罗蒙诺索夫到20世纪的维诺格拉多夫,从历史悠久的喀山学派到著名的莫斯科语义学派,俄罗斯产生和培养了一批批颇有影响的语言学家。他们一代代传承着语言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以敏锐和细腻的语言感悟,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在斯拉夫语言的沃土上开垦和耕耘,建立起许多独特的语言学理论,收获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将俄罗斯语言学的发展变化置于世界语言学的大视野中做个粗略比照,便不难发现,在世界语言学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每当有新的思潮和范式涌现,俄罗斯语言学界都会同期出现伟大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学理论,譬如,与索绪尔站在同一时代语言学制高点上的博杜恩·库尔特内;可与乔姆斯基“转换生成模式”并肩的梅里丘克的“意义 $\leftrightarrow$ 文本”语言学模式;20世纪80至90年代,当西方语言学界在为乔治·莱考夫的以解释学为中心的认知语言学新范式欢呼雀跃时,解释学方法早在1974年出版的俄罗斯语言学家阿普列相的《词汇语义学》中便得到了详细的论述和应用,这一方法在俄国的许多语言学家,譬如博古斯拉夫斯基、什梅廖夫、沙图诺夫斯基等的语义学研究中都已广泛应用与发展;进入21世纪,帕杜切娃进行的“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研究震撼和颠覆了传统语义学理念,她进而提出的“动态语义学”理论更是让人耳目一新。由此,可以不夸张地说,俄语语言学理论研究一直是与世界语言学的发展律动保持着同一节拍的,在个别时期或个别领域有时候甚至是领先一步。当代许多著名的俄罗斯语言学家的思想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前沿性,俄语语言学理论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中极具价值且尚待努力开掘的一方富矿。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语言学界对俄罗斯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历史和目前的理论水准缺少应有的关注,对俄罗斯语言学取得的成就了解得较少,致使俄罗斯语言学领域中的许多重要理论和先进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播。中国语言学界并没有真正地全面学习和学习到俄罗斯语言学理论研究的精华,未能在实质上分享到俄语学先进理论的成果。

中国当代俄语语言学理论研究真正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在改革开放和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虽然目前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与我国的

西方语言学研究相比,俄语语言学理论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本源性和宏观整体性,许多语言学理论的引介或者通过第三种语言翻译过来,或通过二次评介传入,致使俄罗斯语言学理论研究显得支离破碎,或者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究其根源,就是在我国的俄语语言学理论研究中缺乏系统、宏观的本源性、整合性研究,而理论研究的缺失与偏误必然会影响和阻滞整个学科的进步和可持续性发展。

如此局面的形成,作为俄语工作者的我们深切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愧疚,同时还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全面了解俄罗斯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和现状,把握其精髓,必须对俄罗斯语言学理论宝藏做本源性的开掘,必须对语言学理论的精品做系统的直接译介和潜心研究,让人类文化的这一块宝贵财富不仅能够哺育圣·西里尔的后人,也为中国的语言学者所共享,也为丰富中华语言和文化发挥作用。

基于这样的理念和目标,杜桂枝教授主持申报了北京市科技创新平台项目,精选了九位当代俄罗斯语言学著名学者的理论代表作,邀集了国内俄语界相关领域理论研究造诣较深的学者,担纲翻译及研究工作。毋庸置疑,这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巨大工程。

我们说,这项工程是一个创新性的大胆尝试,因为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自中国开办俄语教育300余年以来,虽然有过个别的俄语语言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引介,但如此大规模地、系统地、有组织地进行翻译和研究,在我国的俄语教育史上尚属首次。

我们说,这项工程是一种可贵的无私奉献,因为在当今的学术氛围下,在当今的评价体系中,每个人都清楚,学术著作的翻译几乎不具学术“价值”,甚至是一些人回避不及的“辛苦”。然而,我们邀请到的每一位学者都欣然地接受了这份几近无酬又“不增分”的“低性价比”的“纠结和折磨”:缘于一份浓郁的俄语情结,期待的是自身理论的升华和自我价值的超越,为的是先进的前沿性俄语语言学理论的传播。

我们说,这项工程是一份默默耕耘的艰辛劳作,因为这九位俄罗斯语言学家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这些代表作中的每一部几乎都是作者倾其一生的研究成果之集成。没有对该学者的深入了解,没有对其多年研究脉络和方法的把握,没有对其理论、概念和相关术语的理解和领悟,要想完成这一翻译任务是根本无望的,译者在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其中的付出不言而喻。

我们说,这项工程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综合项目,因为这一工程涉及语言

学的各个领域: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词汇学、语言哲学、语言的逻辑分析、逻辑语义、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等。面对语言学理论林林总总的学科,站在语言学前沿理论的高端上,体验着俄罗斯语言学家的思维脉动,感受着学者们思想的敏锐和理论的深邃,这无疑是对语言学大千世界的一次鸟瞰,此时此刻无人敢言内行。因此,在制定翻译计划和领受翻译任务时,我们有约在先:每一位翻译者应对所翻译著作全文负责,力争使自己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专家、内行。

简言之,这是一项有责任、有分量、有难度的大工程。有人说,翻译是一门艺术。其实,学术著作的翻译更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在走进艺术殿堂的行程中,要经历崎岖与荆棘,需要努力跋涉,要不断地克服困难,不停顿地向着目标艰难攀登,才有可能摘取艺术的皇冠。也曾有人形象地比喻:翻译是“带着镣铐起舞”。如果说一般语言翻译的镣铐尚是“舞者”可以承受之重的话,那么,学术理论著作翻译的镣铐对译者的考验、束缚更让“舞者”举步维艰,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未必能展示出优美的舞姿。所幸,中国的俄语界有这样一批知难而进的学者,他们不畏惧这副沉重的镣铐,心甘情愿地披挂在身,欣然前行。当我们亲历了艰难起舞的全过程,当一本本沉甸甸的译稿摆上案头,我们会释然地说,无论舞姿是否优美,我们尽心,也尽力了。

当我们即将把这样一套理论译著奉献给读者时,心中仍存一份忐忑:毕竟这是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的理论代表作,毕竟民族间语言与文化差异的存在、某些术语的无法完全等译,会给译文留下些许的遗憾,难免会有不够精准的理解、表述和疏漏之处。在此,真诚地欢迎语言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同时也真诚地希望给“带着镣铐的舞者”们多些宽容和鼓励。

再谈一些技术性问题。

1. 我们所选的九位俄罗斯语言学家代表着语言学不同的方向和领域,各自都有独特的研究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语言表述风格。因此,我们不力求每部作品在形式、风格乃至术语上都一致,而是给予译者相对的独立性,以此保证每一部译著的完整性、统一性和独特性。我们希望读者在不同的译著中,除了能读出原作者的风范外,还能品读到译者的风格。

2. 对于国外学者译名的处理问题,我们采用了如下原则:①对在我国语言学界早已耳熟能详的世界著名学者,沿用现有的译名,如索绪尔、乔姆斯基等;②对西方的语言学家、哲学家等,采用国内学界已有的译名,尽量接轨;③对俄罗斯及斯拉夫语系的学者,我们按照国内通行的译名手册的标准翻译,同时兼

顾已有的习惯译法。

3. 关于术语在上下文、前后章节中的使用问题,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在准确把握原文意图的前提下尽量一致,前后统一,减少歧义;同时又要考虑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的使用情况做灵活处理,术语的译文以保证意义准确为宗旨,以准确诠释学术理论思想为前提,随文本意义变化而变,因语境不同而异。

4. 为保持原著的面貌和风格,在形式上遵循和沿用原著各自的行文体例,没有强求形式上的统一,因此,即便是在同一本译作中,也会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5. 鉴于篇幅问题,个别著作的中译版分为上、下卷出版。

最后,由衷地感谢北京市教委,为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大平台,使诸多俄语学者实现了为俄语学界、为我国语言学界做一点贡献的愿望。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俄罗斯叶利钦基金会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本套译库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

唯愿我们的努力能为我国的俄语教学与研究,为我国语言学的整体发展产生助推和添薪作用。

总主编 刘利民

2010年12月

目 录

语法学·句法学

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俄语描写语法	1
关于结构原则及《俄语语法》的问题	9
关于基本句法单位及其研究角度	25
简单句(基本概念)	30
现代俄语简单句的聚合体系(类型学实验)	41
句法愿望式	110
句法应该式	120
句法时间	129
人称是否进入构成述谓性的句法范畴范围?	139
关于“简单句结构模式的正规体现”概念	149
存在争议的简单句结构模式及其聚合体描写问题	159
作为句子独立扩展成分的客体限定语和疏状限定语	172
是否依然存在作为句子独立扩展成分的全句限定语	189
有关全句限定语的若干争论(简单句的疏状和非疏状全句限定联系)	202
论词的形式句法潜能	214
关于句法序列概念	224
关于简单句的功能	230

描写语法中的语义地位

描写语法中的语义地位(句法)	240
关于句子语法和语义特征描写的相互关系	249
描写语法中句子语义结构描写的几个难题(在国际语法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上宣读的报告提纲,1979年,斯科普里)	256
主体位上的客体形式	260
从与句子语义结构范畴的关系看《展词格——非展词格》二分法	266

参考文献	280
作者学术成果编录	299
人名索引	316

语法学·句法学

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俄语描写语法

1. 对于俄语语法传统而言,关于俄语体系的科学院和非科学院科学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条件的。一方面,从事俄语研究的科学院院士们对语法思想发展的影响总而言之是非常之大、毋庸置疑的;在科学院院墙之外创造自己劳动成果的语言学家们,某种程度上也总是在科学院科学的轨道上开展工作;典型的例子有彼什科夫斯基,表面上看来,他从未有过任何与科学院活动相关的经历,却受到两个最有名的科学院院士——福尔图纳托夫和沙赫马托夫——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科学院一贯支持自己视野内所有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语言学家并挑选他们作为自己的成员。因此,不可分割地进入科学院科学史册的才会既有波捷布尼亚,又有布斯拉耶夫。可以肯定地说,从罗蒙诺索夫和沃斯托科夫开始,我们的语法思想在所有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上都是在科学院科学的轨道上及其保护之下发展起来的。

科学院俄语语法科学史册有许多非常显赫的名字,没有必要一一列举。我们要说明的只是,俄罗斯最负盛名的语法学家们,尽管他们代表着最最不同的学派和方向,但却拥有相似的宝贵品质——学术兴趣广泛、不固步自封、不目光短浅、科学解决问题不先入为主且独具风格、对待语言如同对待巨大而独立的宝藏。

科学院内部有各种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语言学家。而且它的最大功绩在于,它所推崇的不仅仅是成就已在同时代西欧学术思想之上的杰出理论家的成果,而且还包括从实践到重要科学研究的学者的成果,例如,著名语言学家切尔内舍夫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致力于在罗蒙诺索夫“理智使用”精神指导下以对事实进行精密研究为基础解决语言的规范化课题。

2. 俄语语法科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并且仍在决定着其在语法科学总体发展中重要作用。说俄罗斯语法科学史是一部思想史并非夸大其词,如果详细列举将会占据非常非常多的篇幅。在此我们只想提及一些令人信服的新思想,它们长久以来决定了我们语法思想的发展道路并且不时萌出新的枝芽。例如,在罗蒙诺索夫那里就已存在这样的思想:语言语法范畴存在于系统之中,它

们彼此复杂地由一个语言功能—意义相互关系所固有的完整网络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名称下,这个属于语言的相互关系,两百多年来一直被语法学家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加以分析和描写。再比如,关于语法形式的非一维性和非单义性的重要思想。已经成为现代语言学公理的关于语言符号的不对称二元论观点,可以在俄国语法学家的著作中找到它的根源,正是它们滋养了卡尔采夫斯基的理论思想并使他第一个提出这个毫无争议的观点。回顾波捷布尼亚关于动词范畴的学说、福尔图纳托夫关于动词态的学说抑或沙赫马托夫关于语法范畴的学说等都足以证明形式的非单义性学说正源于此。福尔图纳托夫关于词和词组具有表达“心理判断”的能力的观点不是别的,正是关于语言符号的潜在多义性的观点,——尽管他的这一思想是从心理学立场发展起来的,并且被冠以相应的术语。还有一个更为特别的例子——具有独创性的组合理论,发源于沃斯托科夫的“圆周句”思想,并在谢尔巴和维诺格拉多夫那里得到创造性的发展。将组合理解为是从句子中分解出来的语调—意义统一体,完全胜过组合是一个双重组织这一相当表面的定义。谈及作为思想语法的俄语语法,就不能避而不谈维诺库尔在构词学领域、维诺格拉多夫在构词学特别是句法学领域所取得的令人信服且成果丰硕的思想见解,它们是在这些学者成果之后出现的大量该语法知识领域中的研究探索的动力所在。

3. 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语法科学通过大量奠基性著作为自己制定、确定并确立了许多有独立思想的观点和为几代语言学家所检验、证明语法科学是一门依靠自身语言学理论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下面是其中几个最重要的观点。

1) 在所有祖国经典语法学著作中——在不同的学者那里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语言体系是非单一层次系统的理解,在这个系统内部始终并且形式各异地存在着层次间的、系统内部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些联系不仅在共时系统、而且在历时系统发挥作用,而且它们的作用过程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语言、语言语法体系不是被理解为线性的平面组织,而是“系统的系统”,不仅是自然而然地以这种理解为前提条件,而且是不可避免地由此产生能够反映这个复杂组织、每一个独立层次的范畴特征及系统内部关系特点的语言范畴研究方法。这里哪怕只是提及一下福尔图纳托夫的教程就足够了,福尔图纳托夫在教程中指出,词的基本的和形式上的特征是在存在于当时该语言中的实际相互关系基础上区分出来的,词的形式是这些相互关系的结果并根据这些相互关系加以识别。

2) 所有俄罗斯语言学家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将语法范畴理解为外部结构、内部内容和功能效用三方面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波捷布尼亚时代起这一观点就一直不曾动摇。与我们传统上对语法研究对象的理解紧密相联系的是对它的多角度研究,并且形成各种不同形式——从沃斯托科夫学派学者的严密、系统的特征到谢尔巴引人入胜的语法思考。此外,还有对语法现象的修辞特性、对它在功能—体裁系统中的地位的始终如一的关注。

3) 在祖国语言学传统中稳固地建立起语法是一门运用自己特有的、仅为其本质的范畴的科学理解。在同机械论的扩张和格列奇语法结构的浅薄所作的斗争中,在同表面上是按另外的样板建立起来的分析方式——用对虚构的遗漏的各种代换和“恢复”来替换语法研究本身——的支持者的争论中,俄语语法科学捍卫并确立了语法范畴和形式本身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的观点。在《波捷布尼亚——语言学家》一文中,布拉霍夫斯基就此明确写道:“在重要的方法论观点方面波捷布尼亚毅然挣脱了由传统学校方法造成的错误,而布斯拉耶夫在《俄语历史语法经验》一书中还曾给予这些错误以肯定的评价。最重大的错误之一就是:对一系列结构的解释不是通过与具体语言事实的对比,而是同抽象获取的、虚构的或是从别的语言中抽取出来并被冒充为本身符合“思想”本质的一些短语加以比照得出的。布斯拉耶夫在此方面最为沉痛的方法论错误在于过于草率、简单化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暗示”将与语言格格不入的思想方法强加给语言。布斯拉耶夫一系列类似的错误正是波捷布尼亚彻底揭示出来的[Булаховский 1946:47]。

波捷布尼亚依靠语言事实对语法范畴、而非逻辑和心理学范畴进行了深刻阐释,反对布斯拉耶夫学派。在此意义上,波捷布尼亚继续了沃斯托科夫从句法中清除逻辑范畴的路线,明确指出,语言也是思想的形式,是在语言之外的任何别处都不存在的形式。

现在有关语法范畴的独立性观点可以认为是已经得到最终证实的观点。然而对这种独立性的“蓄意侵犯”还没有最终铲除,因此不由得想起,十多年前,在计算语言学盛行时期,维诺格拉多夫在一篇写给报刊的文章中曾经写道:语法应该表现理智,不要輕易地就从一些人的怀抱投向另一些人的怀抱:即从逻辑和心理学的怀抱投向数学的怀抱。

4) 俄语语法研究传统中关于语法意义和“实体”意义关系的观点、关于将词的词汇语义纳入语法的种种限制的观点、关于语言符号这两个方面紧密联系的观点具有稳固的地位。已有整整一百年的时间,波捷布尼亚关于语法与词

词汇意义相互联系的观点一直保有现实意义。即使是在现在,语法研究中如果对语言活动的这个方面在某种形式上不加考虑的话,这样的语法研究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俄语语法科学依靠一系列产生于这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观点。它具有自己的根源,自己丰富的传统,自己的民族特点。因此,当读到一些书时,看到它的作者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轻率勾掉这些传统和整个这门科学,并且在寻找理论标准时让我们参考明显是片面和抽象的美国理论,常常使人惊讶不已。

当然,任何人都不要宣扬语言学的狭隘和虚无主义:总是有可以向别人学习的东西,不同学派和流派的学者的著作中总是有值得思考的东西。但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们自己的源泉枯竭了,需要抛弃俄语语法思想经典人物业已取得的一切成果和许多我们自己的语言学家在研究中业已顺利发展起来的成果。

应该记取的还应该有俄罗斯语法思想对其他国家语言学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影响——首先,当然是在斯拉夫国家。例如,众所周知的福尔图纳托夫思想的巨大作用,像勃罗克、彼杰尔辛、拜耶、波利夫卡、别利奇及其他一大批语言学家都曾到他那里去学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马佐研究的巨大影响。著名的还有沙赫马托夫对特拉夫尼奇克句法思想体系及其学派所有学者的直接影响。各种各样的密切联系和相互理解现在仍存在于不同的俄罗斯和捷克、俄罗斯和波兰语法学派之间。从所有这一切来看,竟然有一些俄罗斯语言学家认为本质上完全不存在俄罗斯语法学派这种现象令人感到奇怪和费解。

4. 俄语语法思想发展史的特点是,在研究语法形式和范畴的过程中,常常将优势注意力和兴趣重复交替地转向要么形式方面,要么功能方面。不时地重新审视科学方法、重新审视划分和描写语法对象的途径。对形式和形式系统、语法物质本身和这种或那种单位的形态组织的特别关注在某些时候取而代之以对意义的强烈兴趣,该意义以这些单位为基础并凌驾于这些单位之上。相应地选择要么严格的形式论据、要么语义论据来对语法材料进行分类和描写。这种周期性交替总是伴随着“哪个更好”、“真理存在何处”的热烈争论。功能观点的支持者用“语言是人的实践认识”这一无可争辩的观点论证意义途径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从形式研究出发并把形式作为描写基础的语法学家们则以同样不可辩驳的“语法具有自己独特的物质单位”以及“开始研究这些单位时需要从它们本身构造出发”的观点为出发点。时而这个方法、时而那个方法交替活跃着。

观察语法形式的所有方面并且不放过任何必要的——一定是本身所特

有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才是明智的。在此条件下从形式、从语法单位自身结构出发到其意义方面的研究才可称得上是严谨的。显然,在进行这样的描写时,意义特征可能是概括性的,可能仍停留在与同义词相关、与功能替代有关的现象的阴影之中不为人所关注。但清除这个不足,即深入到语义分析(用严格的方法予以纠正的分析)的可能性,在“形式方法”条件下总还是比较容易在现实中实现。相反,“从意义”进行描写时,经常是语法描写对象本身丢失,考虑不到对材料严格和整体系统化的必要性,特别危险的是,为有意识地对表述的语法意义和本身内容不加区分大开方便之门。这里,谢尔巴从俄语句子成分系统中划分出所谓的“状态范畴”的尝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尝试之所以有趣在于它是像谢尔巴这样的语言学家完成的,以他的学识、他的语言学视野、敏锐的辨别力和对语言的崇敬。但这个尝试总体来说不能算作成功,因为谢尔巴所建立的“状态范畴”的形式界限原则上是模糊的,对这个思想感兴趣的语言学家又竞相充实该开放范畴以越来越多新的单位,事实上这些单位只是在功能特征——而且是没有根据的广义理解的功能特征——基础上从其他词类移到这个类别之中。这个范畴中只有所谓的述谓词,即以自身形式特征联结起来的词,在晚些时候的语法描写中得到证实。

在根据形式基础划分出来的范畴框架内总是有可能纵深到语法语义,同时在形式表达的界限内控制意义的蔓延。而在“意义范畴”框架内,由于它们的划分常常是主观的并为达到完整全面而带有原则性例外,因而建立严格形式界限的可能性实际上已被排除,因为缺少一些明确的标准来划分这些范畴本身。我们目前尚不知道有哪一本著作,它的作者可以负责任地对自己的读者宣称,他可以提供哪怕只是相对完整的语法中的语义范畴清单,尤其是,例如,句法中的语义范畴清单。

俄语语法思想无论如何总是倾向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合理融合,保持和确立这个原则应该是语法学家们的任务。

5.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语法传统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科学的学院语法。第一部是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语法》。在这部语法中就已经确立了未来需要更好地加以描写的俄语语法结构的典型特征,以确保它们永不过时。这就是理论方法、系统性和追求完善,灵活但不死板教条地对待规范,注重形式的修辞分布特点。我们在此对祖国语法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进行简要分析。

只有为数不多的俄语描写语法没有指明它们作者的独特理论观点(试比较,丧失研究个性的1802年语法或者1852年的《俄语普通比较语法尝试》)。通

常,从这种语法的开篇,阐述自己独特科学发现成果的研究者就会同我们谈及这些。在科学院语法中,在不同时代写就的语法教程中,读者不单是汲取他所需要的知识,还可以从书中听到罗蒙诺索夫、沃斯托科夫、布斯拉耶夫、格罗特、沙赫马托夫、维诺格拉多夫的见解主张,这确保我们的语法不仅具有非常科学、同时又十分个性化的特点:它们反映着当时的研究思想的状况。

我们的语法科学大家的最大特点是把民族语言理解为个性化的、独特的系统,追求语法范畴包罗万象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福尔图纳托夫关于“不应该认为存在于一种语言中的形式分类一定会存在于另外一种语言中”的一番话非常耐人寻味。这种理解方式确保最优秀的俄罗斯语法思想代表人物对语言进行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关注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结构(尤其是它独树一帜的)方面。这里也有一些例外:大家都知道,例如,缩小与其他语言语法的差别,遵循普遍的欧洲传统和逻辑模式的趋势给布斯拉耶夫语法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但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布斯拉耶夫语法的素材比这些趋势更有影响力,并为他的书的长久的科学生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从另一方面看,这部语法与民族传统不相吻合的理论方向间接地促进了这些传统在争论中的确立和发展。

我们语法描写的大多数作者的特点总是力求全面涵盖材料:这些或那些结论、规则的阐述要依靠足够的语言证据、文学经典作家引文。我们的多部语法因此在当时完成的不仅是科学一体系化的任务,而且还有启蒙教育的任务。充足的材料与它们的组织系统性结合在一起。比如,沙赫马托夫在《现代俄语标准语概要》一书中对名词和动词范畴的描写抑或他在《俄语句法学》一书中对句子的分类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研究的方法途径使我们的大语法学家们对规范化活动的态度是将规范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现象,是一个变化的范畴。研究我们最好的语法时,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那些被禁止的特征:它们总是被很小心地提出,总是被加以解释,所允许的变体被仔细地按照修辞和功能范围加以划分。

祖国语言学传统中的语法描写总是与词汇—语义特征紧密相关联。从罗蒙诺索夫开始,他与康德拉托维奇一起致力于俄语词汇集的编写,几乎所有语法大家要么是词汇学家、要么就是词典学家。这给整个俄罗斯语法学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俄罗斯语法学没有受到公式化的影响,明确将对语法而言本质的词汇特点纳入其中;请看,例如,波捷布尼亚几乎详尽罗列了能够以一定的词法形式完成这个或那个句法功能的词的清单。俄语语法描写所有这些特点以及

其他许多与此相关的特点都决定了它们在语法科学整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6. 20世纪中叶和下半叶,科学院已经制定了两部科学俄语描写语法——《1952—54年语法》和《1970年语法》;目前我本人主持编写的两卷本科学院《俄语语法》正处在最后完成阶段。这些语法的特点在于它们出自同一个创作集体:现在任何一位学者都无法独自一人完成整部科学院语法,由此产生很多问题:若干独立的研究者共同参与集体研究,因而产生很尖锐、很困难的对解决方案进行协调的任务——而且常常是对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案的协调。这个问题无论是在《1952—54年语法》中还是在《1970年语法》都没能彻底地解决,而且读者有权利期待和要求科学描写语法完全不存在任何矛盾之处、完整且前后连贯、合乎逻辑。语言学家们给这部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它的章节之间应该通过共同的语言学观点连接起来。这里没有任何必要细数上述两部业已出版的语法的成功与失败。这些书已经被广泛地讨论过,《1970年语法》收获了30多篇书评,召开过专门会议对它进行讨论,还以专刊的方式进行过讨论。因此,在大约25—30年的时间里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了三部现代俄语标准语科学描写语法。这一事实可能被视为解决方案不稳定、对它们的采纳和修订过于轻率的证据。事实并非如此。《1952—54年语法》,除了维诺格拉多夫所写的理论绪论之外,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进入该书的许多章节,是在40年代、有的甚至是在30年代写就的。但置于这些章节之前的绪论部分,指出要对在本书各具体章节详细阐述的众多业已形成的概念进行彻底的重新审视;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我们该走的道路。《1970年语法》尽可能地在一些方面尝试按着这条道路展开研究。但这不是一部面向广大读者的语法(尽管它的信息部分比《1952—54年语法》还要丰富),它里面的内容不是全都成功的,它的章节也不是价值均等的。正在编写中的这部《语法》不会是《1970年语法》的扩充版:这将是一本完全不同的书,面向不同的读者,更全面充分,尽可能清晰简练,并辅以大量实例进行说明。关于本部语法编写的目的和任务,本书的作者们在提纲《现代俄语描写语法的结构尝试》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编写这本大部头《俄语语法》的集体,明白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和科学院传统所赋予他们的全部责任。这些传统需要保持、发展和丰富,不为任何短暂和不可信的时髦所吸引,不为看似光彩夺目、但并非所有时候都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所吸引。与此同时需要牢记的是:科学不会停留在原地。最近几十年,我们丰富了新的材料和对它们的新的解释,语言学研究方法本身也得到不断的完善。需要牢记的还有,学科中建立起来的概念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要

知道,现在对我们而言似乎是语法理论中非常传统的内容,在当时都曾经是新生的、大胆的、不同寻常的,远非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在选择最终的解决方案时,我们应该记取科学语法描写的最佳特点,是它们为科学语法描写创造并确定了俄语语法思想的经典。

1974年